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說斷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五 經部

禹貢說斷卷二

宋 傅寅 撰

海岱及淮惟徐州

釋地曰濟東曰徐州郭氏注曰自濟東至海

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杜氏曰或云因徐丘以為名

李氏曰淮海間其氣寛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張氏曰李巡言淮海間其氣寛舒禀性安徐夫揚州北跨淮南距海何為其性反輕揚乎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孔氏曰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班氏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

原註攷隋志已無蓋縣當是南北時并省通典沂州沂水縣當是漢蓋縣之地蒙山在泰山

蒙陰縣西南 原註按漢志顓臾國在蒙陰縣蒙山之下通典言沂州費縣有蒙山有顓臾城知費本漢蒙陰之地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原註通典海州朐山縣有羽山殛鯀處後漢志引博物記云俗謂此山為懲父山祝其晉猶在當南北時廢其地當屬今朐山

酈氏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逕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高三丈曾點所謂風乎舞雩處也沂水又西逕圓丘北又西注泗水 原註此曾點所謂浴乎沂之沂非此淮沂其乂之沂也曾即今兗州仙源縣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檀弓云汚其宫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卽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孔氏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唐孔氏曰職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彖曰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稹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林氏曰此州之土色而别之則赤性而别之則有墳埴之二種墳者土高脉起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為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于進長叢生故可書也

葉氏曰包者其本固猶詩言如竹包矣

呂氏曰漸包結實也

張氏曰水患既平土色復其本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

土之性埴者不能墳墳不能埴故林氏以為二種其說甚當而張氏言赤黏而墳起或者其末之察歟包當如易苞桑之苞漸包言浸浸乎其苞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黄取王者覆四方

唐孔氏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敬謹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

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説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林氏曰天子之建社必用五色之土而徐州之土備此五色故使貢之也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黄白黑僅有之而已

羽畎夏翟

孔氏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唐孔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

檖析羽為旌用此羽為之

林氏曰羽卽蒙羽其蓺之羽羽畎羽山之畎猶之岱畎也

嶧原註在今兗州鄒縣陽孤桐

孔氏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班氏曰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魯國騶縣北有嶧山原註今下邳為淮陽軍之縣騶卽兗州之鄒縣下邳在南鄒在北二縣蓋相連境則知葛嶧者嶧山之連延者也

林氏曰嶧陽嶧山之南也古文以為嶧陽即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孤桐者特生之桐可以中琴瑟也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

泗濱浮磬 原註出今兖州泗水縣

孔氏曰泗濱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班氏曰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 原註乘氏今隸曹州睢陵故城在下邳東陽

唐孔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

水中見石似石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

林氏曰磬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其輕故謂之浮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成磬而後貢之

桑氏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東南過下邳縣西又入于淮原註今兖州泗水縣即漢卞縣地也

酈氏曰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

徐沇路經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東南逕下邳縣故城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攷諸他說或言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録也原註下相在淮陽宿遷縣界

泗水實出兖之泗水縣而班氏言出乘氏者菏之分濟者也東與泗會故菏泗之稱遂亂

淮夷原註地當在淮之口蠙珠曁魚

孔氏曰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鄭氏曰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唐孔氏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

蘇氏曰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

林氏曰唐孔氏云淮夷蓋小水後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同此說鄭氏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氏之說按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則是淮夷不得為水名也蠙即蚌之別名謂淮上之夷民當此洪水既平之後獻此蠙珠及魚之二物亦如詩所

謂來獻其琛是也

淮夷要服也在徐州之外商之末世蓋有西侵中國之地而居淮水之上者矣武王既定天下通道夷蠻封域之正當盡復古而周公攝政成王即辟雖嘗服輙叛要東伐之師不容其亂我華也其後周衰四夷交侵中國淮之南北不復周有故宣王中興命召公平淮夷以復境土則知大禹弼成之制其所以限中外而正封圻者甚嚴也古之興王

其經綸之務莫先于此矣

厥篚玄纖縞

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唐孔氏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别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繒也

顔氏曰玄黑繒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

者也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

曾氏曰縞亦為燕服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縞又所以為燕服徐州之篚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為玄縞為二物以纖為細悞矣

張氏曰淮夷貢篚豈堯科別其民使之供上哉蓋水患既除物復有生淮中有珠有魚矣可以蠶桑而為玄纖縞矣臣子之心戴上之德以為吾享此安居衣食此土地而遂其生者其誰之力也故其土地所出

人力所極如珠如魚如玄纖縞者皆貢篚于上以備服食器用以效其區區之誠焉

土翟桐磬蚌之珠魚玄纖縞縱不有輕重而夷與吾民之貢乃略相參配何也凡他州夷貢皆特寡于吾民而此獨相參配蓋其地西當淮口東據海曲所出之富適在于此故貢之以效來王之誠而非禹强其與吾民等輕重也序曰任土作貢經曰庶土交正厎慎財賦當于是焉求禹之用心

浮于淮泗達于河

唐孔氏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班氏曰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山陽湖陵南

蘇氏曰渡二水而入于河汴河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

葉氏曰淮泗之通河久矣隋時浚汴而大之爾汴即

水經所謂汳也

程氏曰菏水南可接泗北可上濟于是經即江海淮泗菏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及已言者不復申言截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許氏說文引徐貢本曰達于菏誠為有理湖陵地屬今單州魚臺

班氏言菏澤在定陶東泗水出乘氏縣定陶乘氏相去葢數十里閒耳泗水實出兖之泗州縣界安

得西與菏澤比乎此蓋菏水分濟而東與泗會合故菏泗之稱遂亂而班氏所以指菏為泗也湖陵之水亦菏也班氏又名為河此皆于地理未核遂使後人難以稽據許氏以徐貢之河為菏亦據見水道實跡而于安國所傳之書有不盡信焉耳程氏深取許而于浮汶道汴之說皆黜棄之信乎其稽古之審也然于班氏猶有所假借云菏河二字古多轉借互用果如其說則徐貢之所謂達于菏

者豈不以一字之文而亂他州之所謂入河達河

者乎經書導濟云東至于菏書豫之治水云導菏

澤皆爲菏字而于此獨爲河何哉此蓋古人轉寫

之誤無疑學者遲宗許氏可也程氏此論甚詳余

不必悉引

淮海惟揚州

孔氏曰北距淮南距海

李氏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故杜氏以南越為非九州之域是也南越非九州之域則閩越亦當非而杜氏猶以隷揚州何也攷禹治水之迹止及震澤而史傳稱其廵狩止及會稽則會稽而南為要荒之地可知矣故言揚州之境者當曰東距海不當曰南距海

彭蠡原註在今江州及南康界既豬陽鳥攸居

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于

此澤

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滙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于此彭蠡之澤也

班氏曰豫章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原註今彭蠡澤隸江州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置南康軍又以江州都昌縣隸軍有彭蠡湖寰通典都昌漢彭蠡

縣地也

張氏曰鴻鴈江南所在有之何獨止于彭蠡哉其意以謂鴻鴈來南至彭蠡而止故今極南如五嶺之外不復見鴻鴈矣禹貢之意尚可攷也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溢不復可辨故鴻鴈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鴈至九月亦于此安處也

林氏曰彭蠡之澤蓋是江漢所會之處既豬者水既

豬積于此不復汎溢以為民害也陽鳥攸居謂鴈來居于彭蠡之澤諸儒之說皆同而竊有疑于此觀此篇所序治水之詳見于九州之下或山或澤或川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皆是地名而獨于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惟文勢之不相稱然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鴈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豈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諸鳥獸之名

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鳥杜元凱釋曰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雁門人皆以雁之所居為名陽鳥意類此意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遠地名之詳亦無所攷雖實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為必然也

程氏曰彭蠡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

原註湖口隸江州

三江既入震澤原註今浙西太湖也底定

孔氏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

鄭氏曰三江分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案其意言以下十五字乃孔穎達疏此誤連引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原註今隸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羡縣入海原註今太平州蕪湖縣即漢蕪湖縣也通典云漢陽羡縣故城在常州義興縣南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為宜興北江

在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原註今常州晉陵縣也

韋氏曰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原註錢塘浦陽一江也安得為

二江

郭氏曰岷江浙江松江

顔氏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原註此祖安國之說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皆入

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

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絶故震澤有水災于是見

此書所記禹跡尚足用以治水也原註此祖孟堅之說
蘇氏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滙為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滙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

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别也葢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今有三泠之説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案彭蠡以上為二夏口以上為三二三似互訛檢蘇氏書傳已如此姑仍之

程氏曰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指為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說也于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為愜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而不堅

也

林氏曰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于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岍及岐導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兖州言雷夏既澤然而考其源委之所注灘沮實未嘗會于雷夏三江實未嘗入于震澤也然而經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

蘇氏曰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

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

為楊州之患者江也為江之患者彭蠡也夫以三江之水相注鬪激蕩溢以致橫流之多者是勢之必然者也今也禹之導江必于是焉致其力大其容而使之安會而不競深岷漢所趨之地而使之緩來而不奔則三江之入海固不必用吾力而震澤亦蒙其賜矣經于此州治水首書彭蠡其規畫尚可想見于數千載之下也一江名三江玆經于

會彭蠡之後分辨中北江甚明當是堯禹時三江既會彭蠡而出則岷漢二江復分而為二至今下流每分合不常余于秣陵而下蓋嘗親考之矣經文豈欺我哉程氏以比西河南河隨方命名其為說非不工然以解經之道漾東為北江導江東為中江之文終為不安宜試思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孔氏曰篠簜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

李氏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林氏曰兖徐揚三州皆言草木兖之繇條徐之漸包揚之夭喬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變其文耳雖王介甫之喜鑿亦不能曲為之說

吕氏曰揚兖之水尤甚喬與條可知也

夭喬盛于漸包漸包盛于繇條言之輕重如此也

觀此足以見三州水患之退有遲速而禹之所記亦不容無淺深故也雖然孟子言堯洪水之時草

木暢茂益焚山澤以驅禽獸而據此則言水患退而後草木始遂其生何也蓋此記下溼之地而孟子則言丘山之高民被害欲居之而禽獸逼人則益不得不焚之耳地有高下之不同故二書之所言各異苟非窮經未免致疑于此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張氏曰土惟塗泥謂卑溼也故田第九賦第七水患既退種植既稀地理增美故雜出第六之賦不計利

害惟使民自貢不立定賦必其上貢此所以為尭耳

厥貢惟金三品

孔氏曰三品金銀銅也

鄭氏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林氏曰三品者金銀銅也鄭氏謂銅三色者非也

瑤琨篠簜

孔氏曰瑤琨皆美玉

唐孔氏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别名

也

王氏曰美石次玉者也

林氏曰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内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此說是也琨按說文石之美者似玉則琨次于瑤可見

曾氏曰按儀禮樂人宿縣蕩在建鼓之間說者以蕩

為笙簫之屬

齒革羽毛惟木

孔氏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柟豫

章 案原本脫此五字今據書傳補入

唐孔氏曰詩云元龜象齒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

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

犀革為上說文云羽鳥長毛也南方之鳥孔雀翡翠

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

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之尾直言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枏豫章三者皆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于此

林氏曰齒革羽毛皆是鳥獸之屬可以供器用之飾者木亦不必指是楩枏豫章謂凡木之貢皆出于此州也

鳥夷卉服

孔氏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唐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服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

鄭氏曰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張氏曰冀州島夷以皮為服揚州島夷以卉為服皆

自其土地所出而用

林氏曰按此文在于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為島夷之貢卉服者明矣服既為貢則與兾州皮服從而可知也

厥篚織貝

孔氏曰織細紵貝水物

唐孔氏曰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貝有居陸居水此物下溼故云水物

鄭氏曰貝錦名

張氏曰貝木名也至今南方𢷬吉貝織為厚繒可以禦寒亦猶兾州島夷以皮之制

林氏曰按荆州云厥篚玄纁璣組璣不圓之珠也古者以珠貝為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織為一物則織之一字無所屬經但曰織安知其為細紵乎鄭氏曰貝錦名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此說是也蘇氏曰南海島夷織草木為

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亦一說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斕如貝亦以成是貝錦為證然今之吉貝木棉無有所謂斑斕如貝者此說亦未敢從

厥包橘柚錫貢

孔氏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

唐孔氏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此物必須裹送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

常也

王氏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

張氏曰小曰橘大曰柚揚州所有也至今此物永嘉江西為多至帝都道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所以封護其外使未遽失土性也此橘柚必錫命而後貢也

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

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為每
歲常貢

島夷指東南之夷也橘柚錫貢于夷則令永嘉之
地其為夷也必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
泗

林氏曰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于帝都

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黄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跡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為是之迂迴也哉

程氏曰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

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菏水菏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旣無闕絕而經文書例已盡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孟子于禹貢之書講之素矣豈不知禹之時江無入淮之道乎孟子去春秋之世近矣又豈不知吳開邗溝江始有通淮之道乎然而曰禹排淮泗而

注之江者蓋淮之東大抵地平而多水古溝洫法

江淮之所相通灌者非必一處豈但邗溝之舊跡

而已哉林氏之說未可為通論

荆州南漳縣原註在今襄及衡州衡山縣原註在今潭陽惟荆州

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唐孔氏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

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

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杜氏曰荆警也或取名于荆山焉

李氏曰荆州其氣燥剛禀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

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

林氏曰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者蓋以衡爲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謂南及衡山之陽然謂北據荆山則不可先儒以爲據者皆跨而越之也若兖州東南據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曰東北據海是越海而東北也此州與豫州荆山

為界荆山之北則豫州也安得跨而越之哉故謂之北距荆山則可謂之㩀則不可

曰荆及衡陽則陽字上該荆矣如必曰荆陽及衡陽惟荆州此成何等文義曾林二公之説足以証孔氏之誤非深于經文不能也

江漢朝宗于海

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唐孔氏曰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

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張氏曰如鄭氏所云則止為荆楚言爾所示不廣

林氏曰孟子曰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為壑白圭以鄰國為壑彼禹之治荆州之水欲使荆州之民免于江

漢之患而乃決之于揚州則是以鄰國為壑矣惟施功也雖導江漢之水于荆州然必使之朝宗于海而揚州之民亦免于昏墊之患此其所謂以四海為壑也

二水在此州合流而趨下之勢由是而愈順東望滄溟有朝宗之象茍不于此州記則揚州正其入海之地不必記矣

九江孔殷原註在今岳州巴陵縣即洞庭湖

孔氏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案以上至

九河既道程氏說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補入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為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原註下雋即岳州巴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通然各

自別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為九江甚明也
然其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為之說若其
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為正蓋不敢於去古
旣遠之世刱為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遠江至
東陵始迆為中江漢至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為
彭蠡而江會為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

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滙而入海順從而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于海九江說者以為洞庭不在尋陽是矣九江荆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自澧而過至于東陵其流雖大而無所壅遏故九江不失其舊而甚中也殷中也甚中者宜過中而反不失中之辭也

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

中不復泛濫為害也

自夫彭蠡既豬于揚州而江漢于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于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荊揚腹心之疾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于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于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

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為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為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耶

沱潛既道原註沱出今江陵石首縣潛當在江陵潛江縣

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

班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西東入江原註枝江唐隸江陵府熙

寧六年省入松滋縣為鎮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原註案通典江陵石首縣卽漢華容縣也在府東南二百里縣治正臨大江之南地理志云夏水受江入沔行五百里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荆州之沱潛也郫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以安國頴達之言考之味别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

千里非以味别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林氏曰據爾雅之言是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于荆者荆之沱潛也出于梁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别之説

程氏曰水自河出為灉故兖有灉沮之灉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汳者為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氾終曰渚三者輾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

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耳荆貢自漢陽以上浮漢支水皆為潛浮江支水皆為沱

鄭氏不以枝江沱水為此之沱以其非從江出故也而東坡指以為是蓋亦姑從漢志云耳余考枝江之地隷今松滋松滋在江陵西南亦安知枝江之水不于江出而復入江耶至若鄭氏以夏水為沱而東坡則指以為潛此東坡之疎耳何者夏水

首受江于華容之境行五百里東入沔此正合爾雅江出為沱之說而東坡以為潛非也然則潛不可得而知歟國初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在荆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潛故縣因以名歟程氏求沱潛于漢陽而上之地得之矣

雲土夢作乂原註雲在安州安陸夢在江陵石首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

耕作畎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原註安陸今隸安州或曰華容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

北每處名存焉

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于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而已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人有加功乂之者

矣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于其中而各自鍾水于江漢之外者也後世以其地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考此又知經云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者以江漢支流俱治而其傍之澤無復泛溢之患也雲土者言濵雲之土復其舊也夢作乂者言濵夢之人皆作乂也此則上下互見其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于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

為先也

林氏曰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產不無優劣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于蠙珠豈可謂珠不如石乎梁州鐵先于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穎達之說過矣此當以文體為言

所出適饒于此而且善故先之非以二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辨雖巧而實非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砥細于礪皆磨石也

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為上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

砂王肅云丹可以為采

顏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言也

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此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醫方所貴正荆州分域也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

孔氏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

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箘一名聆風也馬云楛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著

唐孔氏曰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傳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顏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兾最逺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凖其物易以輕賫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林氏曰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云妢胡
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地歟
吕氏曰凡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

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

包匭菁茅

孔氏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為葅茅以縮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菁葅鹿臡鄭云菁蔓菁也蔓青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

飲之故謂之縮

鄭氏曰菁茅一物也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茅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篚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

張氏曰安國謂匭為匣而礙于包故以包為橘柚康成以包為裹而礙于匭故謂匭猶纏結余謂二物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用豈可不謹哉故以匭藏菁

茅矣又以帕複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
今日之用複帕包盤杅之屬則包匭之說終為孔鄭
所惑矣

厥篚玄纁璣組

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于水組

綬類

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廵云三染其色已

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玉藻說佩

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紝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于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載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原詳孟康注云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杜氏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卽此

杜氏亦附會漢儒九江之說耳要禹時大龜不必蔡山者是

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得不可以為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于上先儒多以為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于錫貢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兾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潛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于洛而後至于南河

曾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荆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

程氏曰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

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亦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兖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為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自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為順流乎

況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遡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而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學如無垢亦為所誤信哉程氏用功于禹貢也深而昔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李氏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寛豫故曰豫豫舒也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豫者舒也

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為豫州北條荆山至河

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兖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

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以地理

考之其實不然北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荆山為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此說是也

伊 原註出今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 洛瀍 原註出今西京河南縣穀城山東南入洛 澗 原註出今西京新安縣東南入洛 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云陸渾

山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原註唐先天元年割陸渾置伊陽伊陽今隸西京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傳云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内原註上洛今隸商州志云瀍水出轂城縣潛亭北傳云河南北山者轂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内之北山也原註通典洛州河南縣有轂城山瀍水所出古轂城在縣西北後漢志引博物記曰瀍水出潛亭山志云澗出新安縣傳云沔池山者沔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原註沔池今隸西京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林氏曰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以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葢其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曾林二公不知察此而求為小大相敵之說夫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為

大顧謂之相敵可乎不然則禹數九川洛與其一奚為而三者不言也

滎波原註在今鄭州滎澤縣 既豬導菏澤原註在今曹州定陶縣界被孟豬原註在今南京宋城縣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唐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原註章帝更名湖陸至晉不改其後不知廢于何時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

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于此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道也

許氏說文云菏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

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孟
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
陶魚臺閒者以被之于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
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
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之終
為二公所惑而况能明禹跡始終經畫之妙耶
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
也

葉氏曰孟豬菏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被于流沙者導菏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及而孟豬之蓄不以菏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云滎沇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播既豬顏氏曰波亦水名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為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浪令時已

成過豬則是言滎波為一水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為當是二水固不為無據之說然以余考之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洛瀍澗之入河而後次及于滎菏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

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為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淪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滎波既豬則菏澤固可無患而猶導其流以被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亦預為他日洩水之地也反覆參究禹之規畫如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壚疏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盖州内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復得言色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此州兼有

二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四者以下土又有黑
剛之處非播種所宜故也履歴畎畝利害在目君
子其可忽于此乎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曰錯
唐孔氏曰纖是細故傳言細綿
顔氏曰紵織紵為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荆州言九江納錫大龜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為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皆聖賢所深惡矣可不戒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纖纊諸儒皆以為細綿然為二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原註華山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内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强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

岷原註在今茂州汶山縣嶓原註在今秦州界既藝沱原註在今彭州永昌縣界潛原註

此漢別出于嶓東南至恭州巴縣入江　旣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江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旣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又曰江

沱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原註郫今隸成都府汶江即今茂州汶川縣地𩰫谷水出漢中安陽縣西南北入漢原註通典云金州安康縣即漢安陽縣也晉改安康唐至德二年又改為漢陰今仍漢陰名

鄭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江漢出江源縣有鄗江首出江原註案隋志後周改江源曰晉原今隸蜀州南至犍為武陽縣又入江豈沱之類歟原註通典云眉州彭山縣即武陽地也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原註通典云江州縣故城在渝州巴縣西今渝州改為恭州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别而東流又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原註沔陽晉猶存九域志與元古跡有沔陽城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原註案晉志云劉備據蜀改葭萌曰漢壽西晉泰始三年又改漢壽為晉壽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等縣案通典利州晉屬晉壽郡縣無晉壽而有葭萌不知何時復此舊名

林氏曰沱在彭州唐昌原註本朝開寶四年始改為永昌又曰沱在益州郫縣西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

也以漢志通典考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水别流于茂州汶川之境逕彭州永昌又逕成都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謂在郫之沱首不江出此蓋未嘗深考源委曲折故也若潛水惟鄭氏所指西

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辨于後

葉氏曰江漢見于荆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于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不特水治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未

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既極其源矣而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萬世之下想像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此也

蔡蒙旅平原註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　和夷厎績原註嚴道和州鎮即和夷之故地也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

地致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和夷平地之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原註漢嘉不知廢于何時案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地當在嚴道之境

王氏存曰雅州蒙頂山即書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曰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和為夷所居之地而曾氏本鄭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為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蔡蒙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底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于此所以示告

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九也八不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顏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為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為土之

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為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

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别

名鐵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剛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于鐵故言鐵先于銀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地

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
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
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
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酈氏曰桓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

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水之便較

積石為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酈杜諸公皆言桓水出西傾于經文為順而班固以為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于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鬵谷之水與郭氏所引沔陽南流之水皆謂之潛可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鄭氏所指漢西出者為正蓋主之以經文參之以地理則桓水自西傾來東與之會

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也苟舍是而他指于西漢之東則桓水豈能越西漢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原註今興州順政縣漢沮縣之地也）南至沙羨南入江（原註羨音夷漢屬江夏郡即今鄂州江夏縣）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其記禹貢養水則曰出隴西氐道

縣原註當在秦州之西至武都為漢原註今階州將利漢武都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又曰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原註漢陽今為軍

鄭氏曰或謂漢為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氐道之養山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嶓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江原註案廣漢郡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北入漢案通典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也今利州無景谷但昭化有白水鎮當是唐宋五代廢入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又曰漢水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原註今閬州

酈氏曰東南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原註又曰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山所出之水為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為嶓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境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以為漢水耳

東西漢水辯

班氏言漢水出隴西氐道而劉氏引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而非鑿空遽為之說也今考氐道地當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養山以東之山也漾水發源養山而東逕嶓冢其水別為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即後世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勢考之既會桓水為順而於經之浮潛又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泛求

之他乎學者如考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為當

漢沔辯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即沔水也沔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氐道則沔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為一也及記漾水至武都為漢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是漾至武都去沔源為近雖其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固已亂其真矣況於下流既合而顧孰辯沔漢之異源耶孔氏曰漢上曰沔

鄭氏曰或謂漢為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
源委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始源
曰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則又誤益
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據經但言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無漢上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沔而逾之一
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沔之地
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
入沔之處相遠而于此而逾非惟趨沔為近且入

渭為便故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茍能本諸經而參之史且于地理之學不茍則余之說煥然而前人之述誤可以挽漢川之水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沔夏辯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似二委不同也及余考沙羨之地卽今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卽漢水一派而已班氏記漢沔旣知異源而至

合流混名不加考察故又記其一委為二亦猶孔鄭諸公以二源為一也大抵傳習之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知始末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口雜漢入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耶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蓋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即沔也沔既得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爾彼應

劭謂沔自漢别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此又謬傳之
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水口此受江之口耳入
江夏口在江夏縣界也凡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辯

案江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
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為西漢乎
夫自漢志言漾水出氐道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
山則是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将利之東興

州順政之西迆邐東趨漢中者是漢源流迹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為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為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謂西漢無礙也大抵事之偏執至迷誤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真乎

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

正絶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曰亂横渡也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原註志云斜水出扶風武功縣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通典云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褒谷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原註顏氏曰故道郎今鳳州界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襃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厎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儗于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褒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閒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為即
沔自浮潛至沔卽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
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
若以逾于沔為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為逾于河可
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為卽沔以
禹時通謂褒為沔而説逾之一字與頴達無異吾
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
二源甚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

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

沔之相通者又有褒焉故自沔北入褒又自褒逾

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達以褒斜之間絶水百

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上文既言逾沔亦

所以該下而省文也夫沔褒既是水道言沔不言

褒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

欲言沔渭之間有褒斜絶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

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學者試以

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可茍而有以發明先

儒之所未能言者顧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

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

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

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

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𢿱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閉

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原註來自雍州西北徼外涇屬渭汭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

涇水入于渭

唐孔氏曰諸水旣言導此言旣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邈不相及而又中限以大河禹所記若利害相關何也蓋方其洪水横流之時弱亦東浸會衆水而被于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于冀兖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于此則必以導弱為先者以雍之為害尤在于弱水故也令旣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泛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于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

泛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于渭

葉氏曰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灃可與渭同入于河灃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灃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

後治澧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為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荆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荆岐之旅久矣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自終南至鳥鼠皆刋旅也

終南原註在長安縣惇物原註在武功縣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原註案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而班氏以為郿武功大壹山當是唐以來其山屬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為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為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推其山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稷篇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案荆在耀州導荆則或導其水于河或導之于漆沮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其水于涇或導之于

渭也終南在長安惇物在武功此又或導于灃或導于渭各隨其利順焉耳至于鳥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叙其始末之詳于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庶乎不為童習之懵然而發之文章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猶童習乎抑將童習蚤為之所乎

原隰厎績原註今別州之地　至于豬野原註在今涼州

孔氏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

原隰𢿢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臧縣有豬野澤原註今為化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鳥鼠雖其地相去甚遠

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當治不已也

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濬之使有距夫然後為澤自爾豬為平地自爾安而陂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弱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

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于是始得其叙

案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以為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之後禹于此預記其丕叙何邪穎達為今之說正與經合雖自背于前不覺也三

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叙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吕氏曰三苗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為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

制不同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脩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

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為可貴土色本黄此州之土黄壤故其田為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于河

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畧止曰會于渭汭而已

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

羌髳之屬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崐崘

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

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

案陸氏引馬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與王肅所言正合臨羌河關皆漢金城郡之縣也陸氏又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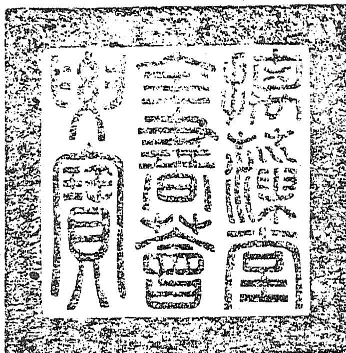
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
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
陸氏之說非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
皆萊夷淮夷鳥夷所篚此云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
戎卽叙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叙而後
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
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璆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

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

此言西戎即叙梁州只言西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禹貢說斷卷二



總校官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貢生臣張子誠